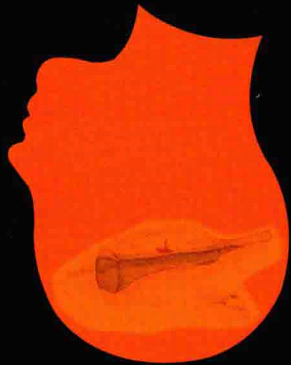


2016.10.25
中国
半边渡
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

神秘列车之旅

残雪 著


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神秘列车之旅

残雪 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列车之旅 / 残雪著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, 2016.6

(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407-7772-2

I. ①神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6979号

神秘列车之旅

残雪 著

责任编辑: 张 谦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印制: 唐慧群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10-85893190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【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】

开本: 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 16.25 字数: 212千字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【电话: 0316-8836866】

目 录

001 什么样的神秘列车? [自序]

005 神秘列车之旅

085 工厂区的生活

143 茅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

189 矿区的维克

229 空中囚禁

什么样的神秘列车？
〔自序〕

我们常说起一个人的精神素质。那么文学素质、艺术素质，还有哲思的素质是怎样获得的？要做一名真正的现代人，怎样才能具有现代人的素质？在这部作品集里面的中篇小说中作者所表演的，就是人怎样锤炼自己的生命体，打造高级的生命素质的历程。

残雪所有的小说描述的都不是他人或外部事件，它们一律指向自我。这个自我既具有灵魂也具有生命，是一个矛盾体。矛盾的双方在作者进行创造的漫长年代里一直在激烈的斗争、撕裂、交融与抗衡中发展着。艺术家是人类自我的代表，所以这个自我应是最为广阔而又深邃的，可以代表整个人类的。

残雪的自我是在实验文学这种尖端级别的创造中逐渐觉醒的，她的文学生活常常是刀锋上的生活。这几篇写于 1999—2009 年的小说，就揭示了她的文学生活的真相——一种由肉体的生死搏斗来支撑的、至死不渝地追求理想之光的生活。我们习惯于表面的生活和模式化的表达，我们对自己的肉体看轻，对自己的灵魂也很少关注和追究，所以一旦有艺术家将灵肉矛盾的真相揭示出来，我们就感到陌生、不适，甚至反感。我们会认为那里面所描述的是同我们关系

不大的别人的生活。可是这里揭示的正是对于我们——新世纪的人们来说生死攸关的灵肉矛盾的问题。这几篇小说的背景类似于但丁的炼狱。角色们在那里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？让我们回忆一下，但丁炼狱中的人们在做些什么。在作者看来，那些人无一例外地在进行着自我的革命。残雪的角色比但丁炼狱中的人们更具有现代意识，所以他们往往能自觉地锤炼自身的素质，使自己变得更强大、更有力、更具有创造性。他们在小说中的表演就是残雪自己的文学生活。这种表演文学是以生命体的高难动作来实现的，它遵循本能的冲动而又不放弃理想之光的照亮，可说是每一阶段都在以螺旋式运动攀升。

十七年前，当残雪写下《神秘列车之旅》这部较长的中篇小说时，她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语境之中？这些充满了阴沉、死亡，也充满了搏斗、抗衡的情节，负载了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使命？十七年之后，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残雪再次阅读自己的这部作品时，忽然就有一道光照亮了炼狱般的背景和那些角色！她于刹那间感悟到，却原来那一切全是她想要的，是她多年里头于半蒙昧半清醒中出于本能死死抓住不放的。她的角色受苦，但那些苦一律不是白受的。正是苦难的折磨促使每一个人成长、成熟，并且变得强硬起来。他们无一例外地逐渐将自己建构成了有担当、有创造力的个体。那种隐晦而浓烈的，弥漫于故事中的对于死亡的渴望，其实是悬崖上的特技表演。

痕是作品中处于故事表层的主角，初进入神秘列车时对于他来说，一切都是那么看不透，有悖常理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他是自觉自愿地待在那列车上的——他没有丧失好奇心。养鸡场的场长将痕送上这列“伟大”的列车后，痕所遇到的第一位导师就是朴实阴沉、百折不挠的列车长。但痕并没有认出他是自己的导师，他是直到最后才确定这一点的——因为这个人是一车之长，是深通灵肉之谜的高手。当然他也没有认出引诱他的傻大姐，他对于她的身份也是直到后来才逐渐弄明白的。

痕在列车上的各种行动就如大象闯进了瓷器店，他几乎总是身不由己，他被欺骗，被迫害，常在阴森恐怖中走投无路。可是这些苦难完全不能避免吗？他毫无逃离的机会吗？显然不是这样的。并且阴谋和苦难好像都是有用意的，是这个人不知不觉地主动抓住的。

请看对于傻大姐的描写：

“……要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有半边脸的女人来说，机会是非常稀有的。您为什么总不说话？我想知道您的想法。像这样墨墨黑黑的，您完全可以在心里把我设想成一个美女，真的，为什么您不能把我设想成一个美女呢？”

她的话就好像催眠曲，她一边唱一边轻轻地在痕背上打着拍子，她那赤裸裸的、温暖的肉体散发出米饭的香味。这个女人也同列车长一样，身上有野地里的气息。（见《神秘列车之旅》）

也许不少人有过傻大姐的这种体验，这种灵肉撕裂的痛感。但能承担并战胜这种剧痛，仍然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和新鲜感，并且冲动起来就像在主动找死一般的人却是很稀有的。这个小小的人群就是世上的艺术家和尖端文学工作者的人群，他们演绎了人类在精神极地的实存。

我不想举更多的例子了（我信任我的读者的能力）。我在此尝试给我的新读者指出一个大方向，这就是在阅读时离开表面的生活，掉转头面对人的本质生活，并渐渐地熟悉这种生活，去那里面充当角色，在表演实践中辨认从来就属于你自己的这种“陌生”的生活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实验文学的阅读是最高的灵肉享受，也是人获取自由的通道。

2016年3月14日 密云上河湾小区

神秘
列车
之旅

列车上

那列车“哐当、哐当……”地猛烈抽搐了一阵，忽然就停下来了。在黑洞洞的软卧包厢里，在堆积如山的毯子下面，痕醒了过来。他将头伸出毯子外面，想看看手上的表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好像一直就醒着，却又隐约记得入睡时矮小的列车长来了一下，告诉他列车已到了湿罗湾。列车长离开之前像有什么话要说，犹豫了半天才提醒他夜里会很冷。因为对面的铺位上没有人，痕就把所有的毯子都拿过来堆在自己铺位上。当时他还觉得很纳闷：包厢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为什么列车长要说夜里会很冷呢？列车长是不是有骗人的怪癖呢？还是他另有所指？

列车长是一个红脸膛的汉子，脸上疙疙瘩瘩的很粗糙，毛发又特别茂盛，长得满脸都是。他喜欢聊天，有点啰里啰唆。因为痕的包厢里只住两个人，他上面那一位又整天蒙头大睡，列车长就常坐到对面铺上来同他聊天了。痕从聊天中得知，列车长的老婆孩子都住在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里，近年来他很想家，尤其是夜里，想得要从车上跳下去。他多次打报告给上级要求调回老家去，总是没有获得批准。列车长说起这些事来表情木木的，两只骨骼粗大的手轻轻地

拍打着自己的短腿。痕虽心里很同情他，却得出这样一个印象：北方那座城市里的老婆孩子只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回忆，是列车长谈话的借口，而在他心里，存着一件另外的事，这件事才是眼前马上要发生的，有点令他期待又有点令他紧张的。因为拿不准这件事，列车长心里感到烦恼，才到包厢里来与他聊天，想散散心。旅途很长，时间难以打发，所以痕倒是很欢迎列车长来找他说话，尽管这位汉子是个很呆板、很枯燥的人。痕从未见过像列车长那样词不达意的人，或者说列车长要表达的意思与他讲出来的故事完全是两码事。那么痕又是怎么知道列车长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的呢？他是从列车长那迟疑不决的行为上分析出来的，那虽然只是种猜测，但痕坚信列车长只是在说废话。总的来说，列车长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，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迟钝的乡下汉子。列车长的矛盾行为表现在他总是话说到一半，就站起来告辞，说自己有急事要去处理，而待痕关上包厢的门打算躺下，他却又回来了。就这样，一个故事当中他总要出去两三次，回来就若无其事地讲下去。至于他的故事的内容，全都是那些多年前流传过的、老掉牙的道听途说。痕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他的故事，而是他说故事的态度，他从未见过另一个人如此重视这类闲聊，而且思维如此的连贯、执着，那动机又是如此暧昧。于是痕脑子里一次又一次赫然出现那个老问题：列车长究竟要向你表达什么？比如他有一回说起自己原先的职业，似乎是一名菜农，在南边种海椒。他说回想起来那种工作实在没意思，累人不说，市场也成问题。连续好几年，他的产品烂在地里，卖出去的还不到一半。他的亲戚朋友都劝他改行算了，他也知道他们是好意，可就是听不入耳。别人再说，他就和别人吵起来，到后来竟发展为用石块撵走讲风凉话的那些人。结果当然是海椒越来越卖不出去了，饭也吃不上了，只好全家移居到北方。列车长不时用手势比画他种出的海椒长得有多么大，痕觉得他的样子怪怪的，而且他又总是沉着脸不看痕，他们的视线只是偶尔才交叉一下，交叉时痕觉得那目光冷冰冰

的。痕有时走神了，会忽然听见列车长提高了嗓门说：“那种地方，土地肥得流油！”于是他猛地一怔，连忙毕恭毕敬听他说。

寒冷是半夜袭来的，暖气突然关掉了。痕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感到很愤怒，就想去找列车长提抗议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铺，想去开灯，摸了半天找不到开关，后来才记起开关原来在包厢外面。他去开门，推了几下推不开，这才发现包厢的门已经被人从外面锁上了。痕捂着乱跳的心口，坐在铺位上，想要搞清眼前所发生的事。第一步，他想把上铺的那个人推醒，那人正在打呼噜。他想，即使真的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，两个人来共同对付力量总比一个人要大。当然更可能是并没有出什么事，只不过是某个服务员闲得无聊，来对他们搞一个恶作剧罢了，不过这也太过火了一点。他推了好几下，那个人的呼噜才停下来，很生气的样子，侧转身又睡，痕只好又推他，口里说着：“醒来，出事了！”那人突然愤怒地用脚一踢，踢中了痕，痕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。听见他在上面嘀咕了一句：“蠢货！”就又打起了呼噜。痕不死心，又去推包厢的门，用力撞，拿脚踢，踢得山响，踢得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上。“你找死啊？！”上铺那一位吼起来了。痕觉得他的口气不对，莫非这个人他自己并不是受害者，莫非他与那搞恶作剧的家伙是串通一气的？痕想找他问个究竟，可是他又睡着了。列车静静地行进着，痕后悔没带手电筒，要带了的话至少可以弄清时间。他在铺上坐得越久，脑子就越糊涂，最后自己也觉得没必要让一切都水落石出。反正天要亮的，天一亮还不一切都好了么？这样一想甚至有点轻松起来，就摸索着将那些毯子都铺开，自己钻了进去。他总是睡不死，一阵阵地惊醒，闹不清到底睡着没有。有一瞬间似乎听见有人在用力打门，待完全清醒又发觉那只不过是自己在做梦。

当列车抽风似的发作一通后停下不动了时，痕是再也睡不着了。外面刮着很大的风，不能开窗。他穿好拖鞋，走到窗口，将耳朵紧贴在玻璃上听，在黑

暗中仔细辨认。这时他确定了，这列火车是停在一座桥上面，因为他听见下面有木船划过掀起的水响。在窗口站了一会儿，冷得不行，只好又钻进毯子堆里去缩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个人突然坐在他的腿上了，痕根本没听到他是如何进来的。这人块头不小，垂着头好像在想心事。痕用力将被他压住的腿抽出来，看见他还是一动不动。他是谁？他怎么能够不发出一点响声就钻进来了呢？明明对面有空铺，他为什么非要坐在他腿上呢？痕心里生起这一连串的疑问。这天夜里的事使他很害怕，他不想冒里冒失地行动了。他仍旧躺着，稍稍将头抬起一点问道：

“您是谁？”

“车上的乘警。”那人回答了之后还是坐着不动。

“是紧急停车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痕不敢起来，也不敢问这个人关于包厢被闭门的事，现在他是决心要冷静处事了。夜里发生的那些事已将他的锐气全部打消，他觉得也许只要从现在起谨小慎微，到头来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吧。他听见乘警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包东西来吃，嚼得很响，可能是在嚼骨头。他吃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他吐骨头。痕暗想这个人的牙床一定很有力，同狗的牙床一样，要是自己落在这种人手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他这一生见过很多警察，他们的牙床都是很有力的，他们到他所工作的鸡场来吃鸡时一般不吐骨头，就翻着眼使劲地嚼，嚼碎吞下肚里去。从前痕看见他们这样做时很佩服他们的这种本领，那是因为他们同他们关系不大，现在听见这个人的嘴里发出那种响声，痕的全身都发起抖来。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发抖，一凝神，听见上铺的那个人还在打呼噜，分明对周围情况的变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痕又有点放心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狂想冲昏了头脑。乘警似乎

终于疲倦了，吃完东西也不擦手和嘴巴，就往铺位里侧的板壁上靠去，这一靠，又压住了痕的腿，痕只好蜷缩成一团给他让出位置。痕的这种姿势令他十分痛苦，因为那人块头大，即使是靠着也占去了铺位的三分之一还不止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，情况没有任何改观，痕觉得自己紧缩在一起的两腿完全麻木了，忍无可忍了，就掀开毯子下了铺。他活动活动两腿，又做了几举臂的动作，却不敢去推包厢的门。他将自己的胆怯归结为这里的黑暗所引起的，在心里期盼着天快亮。痕也搞不清乘警是在打瞌睡还是在监视自己，要是属后者，他是不是回到铺上去为好呢，反正天也快亮了。他试着在很窄的空地上来回走了几轮，心里面又生出对自己的不满来了。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待在这冰窖似的地方？为什么没有勇气出去？要知道在外面，只要穿过烹调房旁边那狭窄的走廊，就可以到达餐厅，而餐厅里，是明亮而又温暖的。想到餐厅，痕觉得肚子有点饿了。昨天中午他在餐厅里吃了一条鱼和一碗肉丸，那肉丸的肉有点变味了。当他埋头吃饭时，一个熟人的声音在上面响了起来，他一抬头看见一张胖脸，油光满面的，还戴着一副小得不相称的眼镜。因为一时想不起他是谁，痕就尴尬地笑着。那人见他想不起，也不自我介绍，只是说：“多吃点，保存体力是第一要紧的。”然后就拍拍他的肩膀走开去了。现在回忆起餐厅里那热腾腾的香味，餐厅越发显得对他充满了魅力，就连昨天那碗没吃完的变了味的肉丸，此刻也令他向往不已了。痕就这样站在包厢中间狭小的空地上，体会到“寸步难行”这个成语的含义。多么冷啊！无论如何，他得与乘警交谈，这样也许会改变包厢里的氛围。从前有很多次，问题都是在谈话中解决的，谈着谈着就越过了困难。乘警也许正在睡觉，也许睁着眼，不管他吧，反正他要和他谈话。痕抱定了这样的宗旨走到铺位的那头，开口说：“喂——”

“您最好躺到铺上来。”乘警冷冷地说，显然他根本没睡。

“当然。可是，您知道，有些事情发生了。”

由于乘警这种干脆的态度，痕觉得他刚刚鼓起的勇气又消散了，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

“事情总会发生的，躺在床上就会好过一些。像您上面这一位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确实如此。您能告诉我，您昨天夜里是如何进来的吗？这很重要。半夜里我起来一次，我去推门，竟然从外面闩上了！”痕说出口这件事，隐隐地觉得有了希望，原来一切都很简单，自己紧张些什么呢？

“当时我进来了，列车长他们就把门闩上了。您对面这个上铺是我的固定铺位，您把毯子拿过来了，我只好坐到您铺上来。您的话真多，还不如闭目养神，时间也过得快些。”

痕不敢再问下去了。果然有一个阴谋，也许还是用来对付他的，为了什么呢？莫非在昨天的言谈中自己得罪了列车长，以至于他要这样残酷地来报复自己？痕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位乡下汉，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流，只是他讲故事，痕听着，偶尔附和几句。痕又使劲地回忆列车长讲的那些故事，担心那里头有他所没注意到的暗示。想来想去只有他说的一件事痕不太理解，但也和今天夜里的事完全挂不上钩。那一回列车长对痕谈起他养了十几年的一条老狗，那条狗与他同吃同住，感情很深。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老狗带到悬崖上头去，他在那上头让老狗吃了一顿它爱吃的骨头，就同它一道走到悬崖边缘，狗很信赖他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后来他就把它推下去了。那真是很高的悬崖，据他说从那上面落到峡谷里至少得两分钟。痕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就说是为了甩开一些牵挂。其他那些故事就更没意思了，有的是听腻了的关于某位政府要员的传说，有的是关于铁路上常见的抢劫案，还有些是很久以前流传的下流笑话。总之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暗示。

也有可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列车长他们只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安全考

虑才夜间闷闷的，还说不定是关心他呢。现在包厢里面不是有三个人吗？天一亮，他们总要去上厕所、洗脸的吧。他实在用不着如此害怕，不就是暖气坏了吗？列车长已通知过自己，要自己多盖被子了。不管情况怎么样，天一亮总会见分晓的。想到这里，痕将快冻僵的身体紧缩在毛毯里，熬着时间。

痕这趟出门有些蹊跷。他是一家大型养鸡场的保管员，工作上懒懒散散的，不怎么负责任。场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转业军人，早就对他的工作态度看不惯，甚至有想要解雇他的念头，鉴于他是老雇员，又没犯什么大错，只好容忍下来。这一点痕早就看出来，他也无意改变自己，仍然过一天算一天。前天早上，痕分发完饲料——他又睡过了头，害那些工人等了20分钟——正在保管室清理，场长来找他了。场长告诉他，要让他出一趟差，到北方去购买饲料，火车票、合同书，还有钱都为他准备好了，现在就上路，因为火车马上就要开了。痕在场长的催促下赶紧把旅行包准备好，接过场长交给他的一个大信封就要上路。没想到场长突然提出要送他到汽车站，那里有车开往火车站。汽车站离鸡场不远，只有10分钟路程，不过场长怎么一下子这么客气了呢？痕一边走一边偷偷打量场长。场长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，细小的眼睛因为疲倦而显得有点昏暗，坚硬的头发因为缺乏梳理而乱七八糟地向四面张开，巨大的脚上穿一双破胶鞋。痕心里涌起了对场长的同情。多年来，是他一个人在支撑这个养鸡场，大小事务都是他一手处理，成天忙来忙去，得不到休息。而他，作为重要的雇员，却一直在偷闲，不把工作当回事。平时自己还满腹牢骚，对场长不满，认为他狭隘，不能容人，完全辜负了场长的一片好心。今天自己只不过是出趟差，场长却非要从百忙中抽出身来送他。在10分钟的路程中，痕一直在责备自己，认为自己对不起场长，暗暗下决心待出差回来之后一定改变对场长的态度，多多体谅他。

汽车站到了，场长伸出满是老茧的手用力握了握痕的手，口里说出一句奇

怪的客气话：“对不起啊，平时对你照顾不周，多多原谅吧。”

痕当时心里想，场长还不到60岁，就已经老糊涂了，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。他又不是去送死，干吗这么伤感？早知要伤感，平日里那些个尖酸，那些个疙疙瘩瘩的阴暗情绪为什么不收敛一下，这样痕对他的怨恨也小些。现在痕不过出一下门，他就小题大做起来，完全是做人前后不一致，莫名其妙。这样一想，刚才对场长的同情又消失了，只觉得像他这样素质低、没头没脑的人实在讨厌。痕冷淡地干笑了两声，场长就转身往回走了。痕打量着他的背影，感到这人从头到脚都是一副蠢相。

痕万万没想到场长会帮他买软卧车厢的车票。当他在验票处从大信封里拿出车票时，连手都在微微发抖。以前他也出差，场里总是只给买硬座，对他来说坐车是件苦差，可是习惯了也就好了。痕甚至有点喜欢出差，因为场长总是慷慨地补给他津贴。按场长的逻辑，车的等次差点，辛苦一点没关系，只要经济上加以补偿，工作起来就会更有劲头。一直到了软卧车厢，在自己的包厢里做梦似的放好了行李，坐在自己的铺位上，痕还想不通场长的这种安排。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全倒出来，发现都是钱，有一千多块，远远超出了他这趟出差的费用。可是里面没有购买饲料的合同！场长一定是忘记了。车已经徐徐启动了，怎么办？痕急傻了，在包厢里踱来踱去。他无意中瞥了一眼手中的火车票，发现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地名，根本不是场长告诉他的“鱼县”。鱼县是痕过去常去买饲料的地方。他连忙从旅行包里找出地图，寻找这个名叫“坤市”的地方，一边找一边冷汗就从额头上冒出来了。他用力瞪着那些蚂蚁般大小的地名，眼珠都鼓痛了，还是没找到坤市。他只好拿了车票去问列车员，那列车员告诉他坤市在黑龙江省，是个很小的新镇，地图上一般没有标示，位置在边境上。痕失魂落魄地回到包厢里，暖气的热浪袭击着他，只觉得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总不会是场长用这种方法来解雇他吧？如果他要解雇他，完全可以直说，何必

用这种奇怪的手段。场长知道他的性情，也知道他对旅游毫无兴致，所以要是场长解雇他的话，他绝不会因为场长让他旅游、坐软卧而减轻对他的憎恨，这一点他必定也考虑到了。冷静地看，那种可能性还是极小的。还是回到第一个猜想吧，场长忘了给他合同了。他都联系好了，这回是去一个新地方购买饲料，场长担心他完成不好任务，一直忧虑在心，就把合同的事给忘了。痕回忆起在去汽车站的那10分钟路程里，场长一言不发，恐怕就是在担心他买不到好饲料。如今做买卖到处诈骗成风，十次里头有六次不上当就算是非常老练精明的人了，痕过去也常上当，奸商的手法防不胜防。再说场长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从不与自己的下属讨论工作上的事，当时痕就是冲他这一点才留在鸡场里的，痕最讨厌与人讨论。这样一想，痕又稍稍放下心来，决定把这趟车坐到目的地，一到坤市就给场长打电话，问清购饲料的具体地点，让场长把合同寄来，合同未到之前自己先到饲料厂去调查一下商品的质量。这一惊一乍的，把痕的情绪搞得很消沉，又像从前一样在心里骂起场长来。痕活了四十多年，从未见过比场长更为独断专行的人，他同场里的任何一名雇员都不接近，如果雇员做错了事，他总是毫无例外地破口大骂，什么让人脸红的话都骂得出来，甚至叫人“滚蛋”。痕已经看见他赶跑了好几个人，有一回竟然是用竹扫帚将一名雇员打出去的。那人吓得不敢回来取自己的衣物，可又不甘心，只好藏在离鸡场一里外的灌木丛里等。后来痕从那里经过，他就一把拖住他苦苦哀求，痕只好夜里乘人不注意将他的东西收拾好，挑了一担奔往他躲藏的处所。后来回想这事痕总觉得有点窝心。平时场长骂他时，他心里从来是不服的，等场长走了，他就用最毒的字眼诅咒他。他知道场长不会把他怎么样，当然他也留心着自己的行为不要过分。那么场长刚才为什么向自己道歉呢？痕心里的怀疑又像虫子一样蠕动起来。

后来列车长就来了。列车长进来后就坐在对面的铺位上，开始只是闷头抽